



秘密大营救

黄秋耘·夏衍·廖沫沙等·

秘密大营救

黄秋耘 夏衍 廖沫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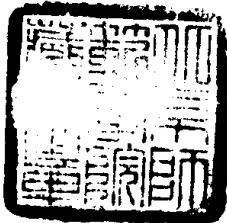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6095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096095

于下列日期
还期
87.11.2

秘密大营救

黄秋耘 夏衍 廖沫沙等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25字数26万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85·133 定价2.20元

称“大营救”，在我党历史、军
史上是一神难忘的大事。

岁月流逝，年复一年，「大营
救」已经是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一件
营救生还而生出许多人的永生不忘
了画幅在梦魂中萦绕。

大营救系取自于党中央、南京局
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也以生
命一重宝，凝聚了共产党和人民
解放军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
舍生忘死地执行党的政策之史实。
也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相共。
作为大人物之件事，于幸存者，
难以说为惊险，余生却日深长。

夏衍题词（代序）

继承和发扬爱护知识分子
重视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
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
统一一大业

曾生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

曾生题词

發揚光大
愛護知識分子

和民主人士的
傳統

連貫者
乙丑

连贯题词

这次抢救工作充分体现了战争年代
我党我军同革命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
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张友渔 1985.4.29.

张友渔题词

以弱敵強巧計運籌
深入虎穴肩功立奏
悠悠歲月四十餘載
東江後隊名垂不朽

一九八五年五月胡绳



胡 绳题词



大营救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

在东江主持大营救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



大营救的主要组织者廖承志

执行大营救任务的东江纵队部分领导人合影。中为纵队政委尹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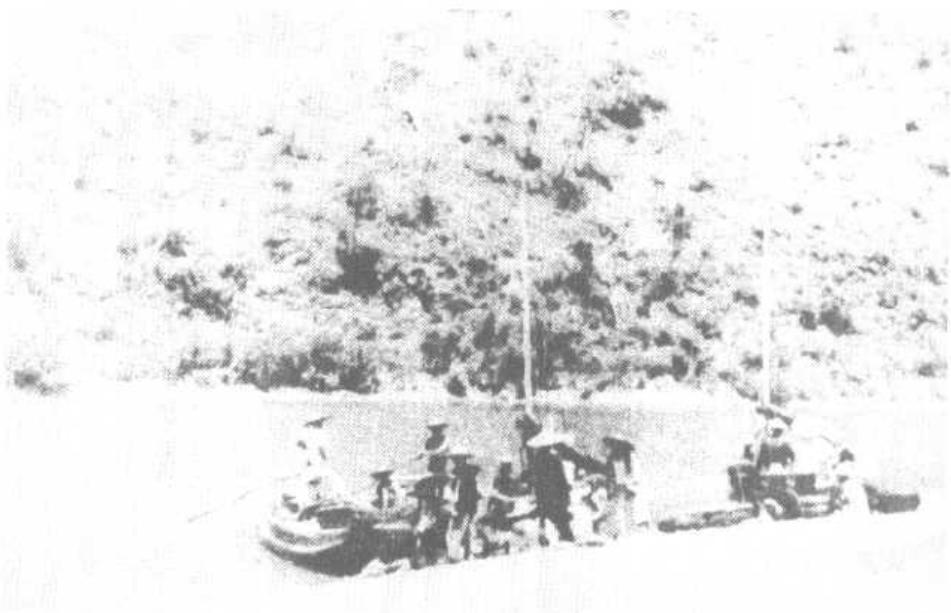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前右）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前左）、夏衍（前中）、司徒慧敏（后右）、郁风（后中）、潘汉年（后左）在广州合影



一九四一年部分文化界人士在香港合影（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廖梦醒、欧阳予倩）



出征（打通敌后交通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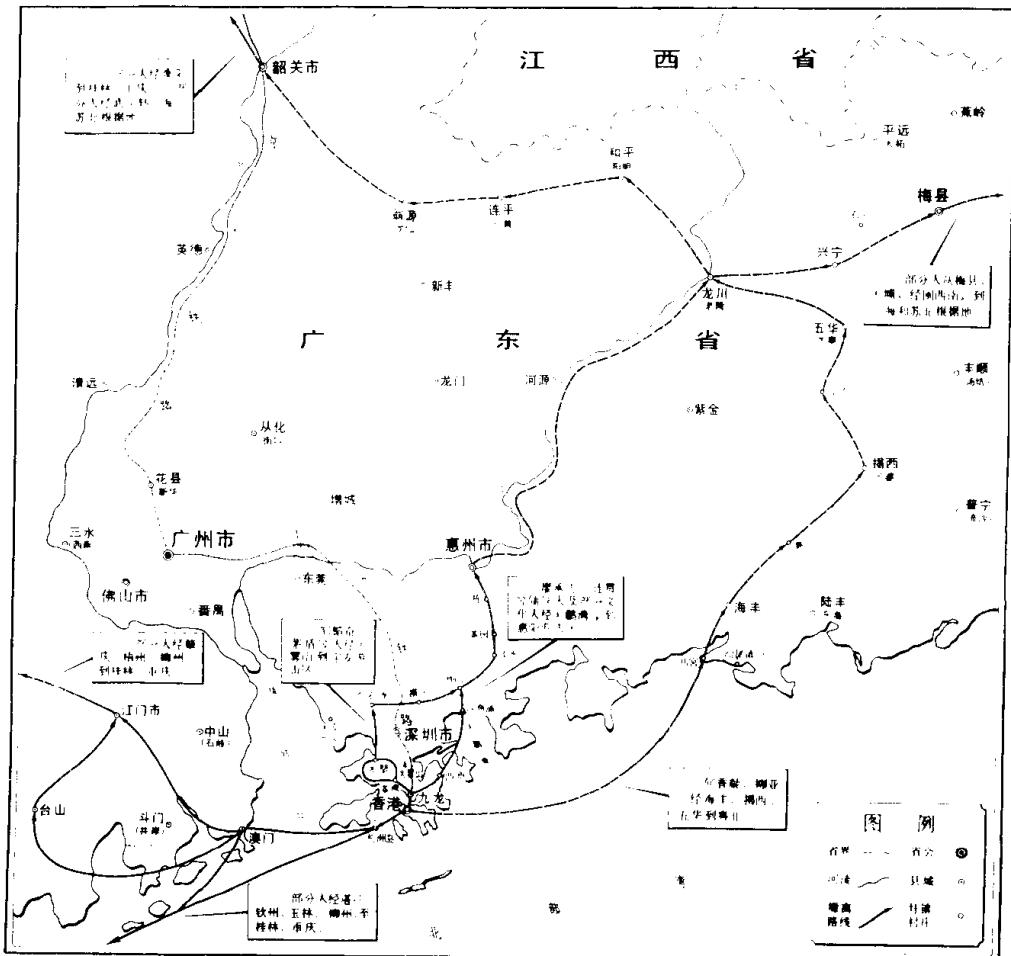


大鹏湾护航



护送（木刻，原作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民报》，作者佚名）

营救路线示意图



营救路线示意图

前　　言

一九四二年春，在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一件引起中外注目的事情：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突然从日军的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却安然地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敌人为之目瞪口呆。

当时，这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从日军刺刀下的孤岛香港，回到千里之遙的大后方，不仅山险水恶，而且有日、伪、顽、匪设置的重重关卡，他们是怎样从中脱险，远走高飞的？本书辑录的当事人亲历的回忆，揭示了这个奥秘，再现了当年这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情景。

这场规模宏大的营救行动，是在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挥下，迅速而秘密地展开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就在这一天，党中央、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我党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现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

次日凌晨，在太平洋战争的炮声中，日军突然向英属香港九龙进攻。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等，对撤离香港的路线作出明确指示：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

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转息，周恩来又去电急切地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隐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此时此刻，周恩来对身陷香港危境的文化界的同志和朋友，对爱国民主人士，是何等牵挂和焦虑！

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紧急指示，战斗在港九的党的各方面领导人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尹林平、梁广等，立即分头组织港九地区及交通线上各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全力以赴，投入秘密大营救的斗争。

面对日军海陆封锁和交通工具奇缺的严重情况，营救工作主要从两路进行。一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另一路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再分别从广东境内进入桂林。此外，还有少数有特殊情况的人，则从其他路线脱险。

二月中旬，当党中央得知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已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时，即发电慰问，并同意在东江游击区设立电台与中央直接联络。与此同时，周恩来从重庆派人去桂林，接济经广州湾已到那里的夏衍等人，并请中央转告华东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准备疏散一批文化人经浙江去沪转苏北”，务将“此路沿途交通情况速查告”。

当时，位于广九铁路两侧的东江游击区，范围窄小，粮少物缺，生活供给非常困难。东江游击队人不逾千，枪不过五百，又面临日伪和蒋顽的夹击，进入游击区的脱险人士，不宜在这里久留。对此，党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东江游击队之间，在频繁的密电磋商之后，中央书记处将周恩

来的意见电告张文彬。周恩来指出：一，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过去在渝、港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停留。二，已去电方方同志，告其处理方法是：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十一天后，周恩来又电示张文彬，因去沪路线情况未明，到上海的人数要减少，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仍暂留游击区或梅县候电。并告知“桂林已派人去接济，可找夏衍，如夏衍已离去，可找廖沫沙（可经田汉找他）帮助”。周恩来还专门对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胡绳、吴全衡、于伶夫妇、章泯、戈宝权、沈志远、刘清扬等数十人的去向，分别作了具体安排。鉴于国民党特务对柳亚子、邹韬奋的缉捕很紧，周恩来倍加关注，曾专电嘱南委书记方方，要他指定专人负责接待和护送，确保亚子、韬奋等的安全。

为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二十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并告知下一步“我们另拨款接待”。

在党中央的号令和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投入营救的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困难踏于足下，奋不顾身地与日、伪、顽、匪斗智斗勇，履险蹈危，出奇制胜地将大批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护送到抗日大后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革命知识分子肝胆相照、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近二百天，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八百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

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陈汝棠、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持、韩幽桐、吴全衡、叶籁士、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徐伯昕、胡耐秋、梁若尘、黄药眠、胡风、沙千里、周钢鸣、高士其、叶以群、袁水拍、华嘉、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马文森、杨东蓀、张文、肖红、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于伶、许幸之、赵树泰、李枫、蓝马、凤子、盛家伦、郁风、叶浅予、特伟、胡考、丁聪、成庆生、叶方等等。还有李伯球、萨空了、邓文田、邓文钊、梁漱溟等。我党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等。此外，被驱入日军集中营的英国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国侨民，有近百名也在我党和游击队的帮助和救援下脱离险境。

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观。它曾被茅盾先生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重温这一历史事件，对加深理解党中央爱护知识分子、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无疑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八五年八月